

我想著學期平均九開頭、別號『材料系金城武』的維倫爲什麼一直交不到女朋友？想起上次在小禮堂看到來拍婚紗照的瘋子，太陽那麼大還穿得像蛋糕一樣，活該中暑！想起我們這些感情滯銷的酸葡萄，居然趁著勞作教育的機會，一邊拿著掃帚一邊對著甜甜蜜蜜拍照的新人合唱：「分手快樂，祝你快樂，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我想著一些亂七八糟的事，還有剛剛睡掉的一節微積、兩節計概。

老媽老姐要是知道我蹺課睡覺，不把我吊起來海扁一頓才怪！可是，我真的很不舒服，她們老是把當兩三歲的小娃娃一樣管東管西的，煩死了！

大學生活，應該是那種愛幾點睡就幾點睡；可以一口氣在一個禮拜中把全套金庸看完；跑社團跑到昏天暗地；考前高興在社辦 K 到幾點就 K 到幾點；還可以整晚打 B 打到天亮……真是醉生夢死，又令人羨慕不已的荒誕糜爛。

而我，有每天早上會定時 Morning Call、晚上會打電話到宿舍查勤的老姐和老媽，糜爛和我，始終保持著一段距離。

也許這就是維倫說的，獨生子『悲哀的幸福』吧！

在課堂上聽完加入 WTO 後對我國產業可能造成的衝擊與影響；階梯教室裡的每一級台階都充塞著節節高升的失業率；自殺潮和中輟生留給演講廳裡的空氣，走出系館，天空仍是那麼藍，飛揚一片歡欣自由。

天下太平！

我聽到這些哀傷的字句，卻不明白，自己和他們之間有什麼關連。那種晦暗和掙扎不是我們需要面對的。不管唸的是什麼科系，反正大學畢業再來就是研究所了，經濟不景氣，躲在學校裡不是什麼好辦法，但，似乎也只能這樣了。

× × × × ×

維倫拉我陪他逛園藝週。

他跟我說，他想轉系。維倫成績很好，轉系應該沒問題，只是，他並不想到電機之類的熱門科系，反而轉原子科學系。

「你是頭殼壞去喔？怎麼越轉越冷門？」我可是想唸熱門的想瘋了。

「一樣是唸書做學問，挑自己喜歡的最重要，管他什麼冷門熱門。」他聳聳肩：「原科系不錯啊，雖然材料系也很好啦！可是，總覺得好像不太對胃。」

「要『對胃』不會去唸餐飲系喔？」

他笑了笑：「我是覺得學得越專，出路就越窄，只要來個什麼產業轉型，鐵定一大票人沒得玩。可是要是學基礎科學，不管怎麼變，都死不到我頭上！現在很多人都只是一味的往上面發展，沒有扎實的基礎科學當底，根本就是死路一條！」

我仍是一臉不可置否：

「可是，你改唸原科，以後工作會很難找。」

維倫笑了開來，露出一口漂亮的牙齒：

「哎呀！你不要迷信什麼學以致用啦！你看，我們換了那麼多個總統，每個都月入數十萬，結果有哪一個是總統系畢業的？大家都一樣不專業嘛！」

我大笑，好個陳維倫！

經過農產品的攤位，我買了很多柳橙、柑橘類的水果。

「你不是不吃橘子嗎？買那麼多幹嘛？」他看著我揀，一臉疑惑。

「買給我姐的，她超愛吃。」

他突然蹙起眉：「你不是說，你姐結婚很久了，一直想要小孩？」

「對啊，她結婚快五年了吧，一直沒有小孩，我姐夫又是獨生子，他爸媽一直催，巴不得我姐明天就生一個出來！每天唸唸唸唸個沒完，吃飯也沒停過，害我每次去他家都消化不良，晚上更猛，從我姐回家唸到睡覺唸個不停，我再到他家去遲早會得胃潰瘍！」我連珠砲似的一股腦將怨氣全部發洩出來。

維倫大笑：「果然是近墨者黑，你碎碎唸的功力越來越高強了！」我猛然住嘴，瞪了他一眼，他轉回話題：

「我是聽說吃橘子對女生不好啦！我嫂嫂之前也是一直想要小孩，我媽都不讓她吃那種水果，她說那是『冷底』的，不要吃。」

「嘎？」我愣住了，什麼時候有這種說法？我怎麼都沒聽過？「那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影響，好像不只橘子，西瓜也不能吃，不過我覺得沒用，我嫂到最後還不是去做人工的。」

「是喔。」要一個小孩原來這麼辛苦。

「咦？你說你姐結婚五年？她怎麼那麼早就嫁啦？」

「早？我姐跟我差了十三歲耶！」

維倫瞪大眼：「哇！怎麼會差那麼多？你家不是就你們兩個小孩嗎？」

「對啊。不過我跟我姐中間好像有過幾個哥哥還是姐姐吧，只不過都流掉了。我媽好像有習慣性流產。」

「所以，你這個不長進的東西就變成你家的寶貝了。」他戳了戳我的頭。

「哼，羨慕喔？」

「羨慕？誰要羨慕你這個『遜腳』？」他挑挑眉：「你爸還真厲害，未卜先知，叫你『王真遜』！」我噘著嘴，這傢伙！就愛拿我的名字作文章！

維倫若有所思的看著我：「你姐夫是獨生子，你也是獨生子，以後啊，天天叫你老婆趕快生小孩的可能就換你媽了！」

我看著維倫，覺得手中的柑橘突然沈重了起來。

× × × × ×

我揣著塑膠袋，忐忑地到姐姐家，姐姐一看到橘子，很高興的馬上就剝皮吃。

「哇！你們學校好厲害喔！橘子種得這麼大，好甜！好好吃！」她一瓣接一瓣，吃得眉開眼笑。看來，我跟維倫都想太多了。

姐姐放了一瓣在我眼前，我盯著她，她才想起我不吃橘子，又拿了回去。她

把吃剩的橘子理了理，分成三份。

「這一袋下禮拜帶回去給媽媽他們吃；這個給意梅嫂嫂。」意梅嫂嫂是我們家的親戚，來發哥哥娶的大陸新娘，五個半小孩的媽——還在肚子裡的只能算『半個』。

「先休息一下，等姐夫回來就吃飯了。」

「嗯。」我回到客房，關上門，撲向床鋪。

姐姐爲什麼要結婚呢？

姐姐大我十三歲，我還記得她唸商專的時候，爸爸媽媽管她管得很嚴，只要有男生打來找姐姐，被盤問一番後電話還不一定交得到姐姐手上。媽媽說，就只有姐姐這麼一個女兒，當然要仔細挑個好男孩。結果姐姐一直沒有機會交男朋友，前幾年，突然有很多人幫姐姐作媒，爸媽挑挑揀揀選上在台中市政府做事的姐夫。他們說，市府員工是鐵飯碗，姐姐跟著他一輩子吃穿不愁。

可是，對於姐姐要結婚這件事，我心裡總覺得多此一舉。姐姐教幼稚園就已經不愁吃穿了，還有餘力給我零用錢，她一結婚，我的收入就會少了很多。

姐姐結婚前一晚，找到她房裡聊天，她說，她一嫁，家裡就剩我一個小孩了，要我好好用功唸書，不要再孩子氣，也不要調皮搗蛋惹爸媽生氣。

「那，姐，你不要結婚嘛！」她笑了笑，摸摸我的頭。

「傻瓜，哪有女孩子不結婚的呢？」

可是，姐姐跟姐夫的故事是那麼平淡無奇，只不過是一個三十多歲娶不到老婆的男人和一個二十多歲還有很多人追的女人，在一次浩浩蕩蕩的親友團陪同下『認識』後，吃飯喝咖啡、看場電影，再來，理所當然地談起戀愛，所謂的『戀愛』，不過就是姐夫假日千里迢迢從台中跑來台北約姐姐看電影、到陽明山踏踏青賞賞花之類的。

這種橋段，比『飛龍在天』還要令人打呵欠。憑姐姐的條件，好歹也應該是齣『東京愛情故事』吧？

我想起姐姐結婚那天早上，在房裡等著姐夫來迎娶時，意梅嫂嫂在她耳邊小聲嘀咕，她一直覺得在竹科工作、追姐姐追了好久的奕群哥哥比較好，偏偏爸媽嫌奕群哥哥上下班不定時，工作環境又危險，加上奕群哥哥是僑生，將來要是離開台灣回吉隆坡，他們想見姐姐一面還得坐飛機，所以說什麼也不肯。

「有什麼關係？反正，也差不多該結婚了。嫁給誰，還不是一樣都要過日子。」姐姐穿上新娘禮服，頂著一臉庸俗的大濃妝，淡淡地說。

我突然好想哭。

× × × × ×
奉母命回家給媽媽看，老媽得知我買了橘子柳橙給姐姐吃，劈頭就擰著我的

耳朵臭罵一頓：

「唉喲你這個夭壽死囚仔！你是要害死貞綾喔？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公公婆婆一直叫她生，還買橘子給她？那是『冷底』的，你還給她吃？」

「咦？媽媽怎麼跟維倫講的一模一樣？」

「我怎麼知道嘛？我想姐愛吃就買給她吃啊，你又沒有事先跟我講！」我揉著發紅的耳朵，嘟著嘴，裝出一副無辜。

媽媽嘆口氣，頹然坐下：

「女生『冷底』生不出小孩啦！你又不是不知道，啊貞綾結婚都快五年了，一個小孩也沒有，每次看到親家母親家公，我都不知道臉要往哪裡擺。」

「做媒哪有包生小孩的？」我嘀咕，媽瞪了我一眼，把一袋橘子塞到我懷裡：「十七八歲，嘴這麼碎，出去出去！把這個拿去給來發！我耳朵清靜一點。」

我踩著腳踏車一路吭吭匡匡到來發哥哥家。

家裡只有意梅嫂嫂一個大人，來發哥哥到工地上工。

她的肚子很大，Baby 已經七個多月了。五個小孩兩個在鎮上的托兒所，另外兩個被來發哥哥的爸爸媽媽抱到鄰居家裡閒磕牙去了，最小的那個在睡午覺。

她放下手下的家庭代工，踱到冰箱拿了一瓶果汁給我，自己慢慢剝著橘子，一邊和我閒聊。

「真勳，你學的什麼專業啊？」

「材料。」

「材料工程系？可了不得，學工程，小伙子挺不錯。」

我搖搖頭：「不是，是『才華了然』系。」她笑了出來：「瞧你這小伙子！上了大學，不一樣了，笑話挺溜索，還了然系呢！那是怎麼？甬唸大學，直接送西北勞動成了！」

「哇！我買水果給你吃還要被你發配邊疆喔？」

「你小子就知道說笑話，成績可好？」

「馬馬虎虎啦！」

「你姐姐可好？這王貞綾一嫁嫁那麼遠去了，她上崗又忙。我這下崗的偏又老挺著個大肚子，你瞧我這，唉！」她搖搖頭，立刻換了語氣：「那個林恆貴呢？他對貞綾可好？沒有欺負貞綾吧？」

「我看著呢！姐夫不敢亂來的。」她勾了勾嘴角，一臉不以為然：「呸！男人骨子裡什麼樣我還不知道嗎？我頂擔心那個林恆貴藉口貞綾沒懷上娃娃，同外頭女人瞎攪和去了！」

「嫂嫂，你想太多了啦！」拜託！我每個禮拜都會去姐姐家報到耶！「姐夫要是敢亂來，我就把他丟到冷卻系統裡面變成標本！」我拍拍胸脯。

「呔！你這小子！」意梅嫂嫂啐了我一口。突然，她想起什麼似的指著餐桌：「真勳，一會兒那包藥帶回去給貞綾。」

「姐生病嗎？爲什麼要吃藥？」

「那是我爹媽上橫店幫你姐姐抓的，你爹媽說王貞綾嫁了這麼些日子，連個

石頭子兒都沒給蹦出來，瞧她愛人爹媽給急得！我爹媽特別幫貞綾抓了這麼帖藥，說是包生兒子的！我自己吃了幾帖就懷上個娃娃，挺有效。一會兒你記得順手給拎回去。」我點點頭，她瞟了我一眼：「瞧你，城裡水土好，越長越標緻了，奶油小生模樣，怎麼？談朋友了？」

「沒。」

「現在大學生談朋友不希罕，報上許多不都是有了娃兒才趕著上花轎？」我不答話，她撕下橘瓣上游移的白色纖維：

「嫂嫂跟你說著玩，你可別當真先抱了娃娃再討媳婦！你瞧我這五個娃，個個張大了嘴要吃喝，肚裡還一個呢！我愛人可是攢錢攢得熱呼，地盤上工不算，還兼修水電呢！如今經濟不景氣，咱一家九口就指望積蓄能翻兩番，日子過得寬鬆些。」她低頭拍拍自己碩大的肚皮，自顧自的說：「希望這次是個小壯丁，可千萬別再來個姑娘了……」

回到台中，我把藥包拿給姐姐，一句話也沒說。

× 國立中興大學 ×  ×

× 禮拜天。

我推掉聯誼跟姐姐回家。

姐要我騎車載她到中和拜拜。 

姐說，這裡的註生娘娘很靈聖。我知道她來的目的，卻不敢開口，只能看著她，呆呆的站在一旁。

我看著姐姐跪在蒲團上，一臉虔誠的捻著香祝禱，眼睛突然被煙燻得好痛。

姐，現在都什麼時代了，為什麼不直接去醫院檢查？看你跟姐夫誰有問題，這樣不就清楚了嗎？對症下藥不是比較快？！你亂吃中藥、求神拜佛，這個不能吃那個不能吃，把自己的生活弄得風聲鶴唳，這樣就會有用嗎？

姐，現在經濟這麼差，你怎麼還敢生小孩？你看到意梅嫂嫂的生活沒有？一家好幾口，來發哥哥到工地做粗工不算，還要兼修水電；意梅嫂嫂懷孕七個多月，每天仍然不停的做家庭代工貼補家用，為的是什麼？就為了一個兒子！我那天真想問她：『羅意梅，你是白痴嗎？』，一心想要兒子為什麼不乾脆去做試管嬰兒？這樣瘋子似的一直生一直生，光是養這些『來弟』、『招弟』、『盼弟』的錢就可以做好幾次人工受孕了！

姐，你看到五嬸的樣子沒有？生了七八個女兒，就是生不出一個兒子，結果呢？孩子生太多，又操勞家務，三天兩頭住院，前陣子發現子宮下垂，只好切除。那是切除一個器官，一個你身體裡活生生的器官，不是切掉一個過期的生產工具！姐，我是男生都知道懷孕生子對女生的身體傷害很大，你自己為什麼不知道要好好愛惜自己的身體？

兒子真的有那麼重要嗎？你一心想要生兒子，為的是什麼？是為了給姐夫的爸媽一個『交代』，還是要延續他們家的香火跟姓氏？姐，你以為你嫁的是比爾蓋茲還是愛因斯坦？你以為誰家的基因會優良到不遺傳下去就是全球的損失？再說，姐夫姓林，你沒聽過『陳林半天下』這句話嗎？姓林的人口那麼多，少生

一兩百個都不會怎樣的！

你以為，你當兒子是寶，他就真的那麼幸福、那麼快樂嗎？生兒子，只不過是為自己生下一張保單吧？保障自己遲暮之年有人奉養、保障自己後半輩子能有個依靠。可是，姐，你知道爸爸媽媽這樣想，我壓力有多大？爲了以後工作好找，我只能放棄我最想唸的大氣科學系，我是兒子，是我們王家唯一的希望，我只能爲了別人的夢想過日子，這樣才是『應該的』，是不是？

姐，你那麼想要兒子，有沒有問過我這個當了十幾年『兒子』的人，是什麼樣的感覺？

我，不希望我未來的侄子跟我一樣，在家人的寵愛呵護裡活得那麼辛苦，活得都快要不知道自己是誰了……。

我轉身走出大殿，不想再看到姐姐跪地祈求的模樣，殿堂上香煙繚繞，註生娘娘俯視著面前的善男信女，一副愛莫能助的表情。

× × × × ×
維倫爲了轉系考試，特別到成功車站買一張『成功追分』的紀念車票，我在冷冷清清的車站裡東張西望，看到牆上貼了許多站裡販售的吉祥車票，其中一張是『成功大肚』。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我站在售票口前，嘆口氣，買了一張。

小小的、新台幣十五元的硬式老車票，背面蓋上『早生貴子』的紀念戳記。

成功到大肚，距離不長，原本指示方向的依據，搖身一變成了祈求祝禱的憑藉，然而對信仰忠誠回應的，只是美麗的糖衣。

我緊握車票，從車站的鏡裡發現自己的面貌是異常猙獰的。

我送出了車票，但心裡，並不希望姐姐因此而早早令我升格當舅舅。

這十五元，是多麼媚俗的緊箍咒！姐姐結婚之後，一些有關係沒關係的人看到她就是「什麼時候要生？」，好像她非得生一個小孩出來不可。這六個字，成了姐姐最怕聽到的夢魘。

在混沌紛亂的世紀初生養一個孩子，只是寄託一份渺茫的希望吧！但是，這漫長的過程，是那麼重要又那麼脆弱。姐夫是公務員，他不必擔心失業問題，這已經是金融風暴下的經濟奇蹟了。

可是，我真害怕再想起，姐姐接過車票時，臉上泛起的欣喜和慨嘆。

× × × × ×

大材盃即將開打，爲了幫學校掙個好成績，大家都加緊練習。我們寢室三個人全都是材料系的希望(自己封的)，我跟維倫參加羽球比賽，敬文參加籃球。

我跟維倫練完閒著沒事，就跑去看敬文練習，不過那個愛耍帥的笨蛋只顧著秀給場邊的妹妹看，仗著自己人高馬大，拼命蓋人家火鍋，跳來跳去的，一時閃神腳下一滑，整個人正面朝下摔在地上，當場血流如注！大家都嚇壞了，趕緊叫救護車把他送進醫院！

我和維倫跟著到醫院，敬文這下摔得不輕，一顆門牙折斷，右手骨折，右腳撕裂傷，整個腳踝都腫起來。醫生看得百思不解猛搖頭：「怎麼搞的？打球會打成這樣？」

敬文急救完畢，牙齒暫時止了血，以後要動手術矯正。他的手腳都是傷，繃帶層層疊疊包得像個木乃伊一樣，教官看他行動不方便，要我向醫院借一張輪椅。

我往服務台方向走去，經過候診室時，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

姐夫！！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我瞪大眼睛：眯眯眼、矮塌鼻、厚嘴唇、藍色條紋襯衫配上土黃色領帶，黑皮鞋裡的白色襪子從灰色的褲管裡伸出來，絕對是姐夫沒錯！他正低著頭跟身旁的一個女人說話。那個女人穿著釘滿亮片的細肩帶衣服，腳下踩了雙細跟高跟涼鞋，嘴唇擦上亮紅色的唇膏，尖銳得像雞爪的手指上塗滿紅紅的蔻丹，不時的在姐夫面前比劃著，姐夫側著臉，很專注的聽她說話。

「我頂擔心那個林恆貴藉口貞綾沒懷上娃娃，同外頭女人瞎攪和去了！」

意梅嫂嫂的話倏然響過，我愣在走廊上，手心滿是冷汗……。

× × × × ×

這是最討厭的場合了。

黏膩的夏夜，一群大人圍著桌几嗑瓜子聊天。媽媽端了盤冰西瓜出來，姐姐伸手拿了一塊，還沒送入嘴裡，媽媽就制止她：

「啊貞綾哪！你冷底還敢吃冰喔？」大家突然都靜下來，轉過頭看著姐姐，姐姐手裡還端著西瓜，尷尬地停在嘴前，手指把紅色的果肉招出一道道指痕。

我瞥了姐夫一眼，揚著下巴，語氣十分倨傲：「那姐夫也不要吃啊！」

「夭壽死囚仔！你在黑白說什麼？」老爸劈頭大罵，在場的男人剛剛大口大口把西瓜往嘴裡送的，現在手都放了下來。姐夫低著頭，滿臉通紅。

我最討厭那些自以為是的人對別人家的私事有意無意的窺探，更可惡的是還裝得一副『我是關心你』的鬼樣子！屁！根本全部都是屁！全都是一群不要臉的東西！對著你裝出一臉關懷，轉過身又去對別人嚼舌根！心機那麼重，出門小心被飛機撞死！

本來我是蠻同情姐夫的。老是有一堆莫名其妙的人追問不干他們的事，姐姐姐夫還得勉強自己擺出笑臉應付，脾氣再好的人也會克制不住的火氣大。可是，我只要一想到那天在醫院裡看到的畫面，根本無法裝作視而不見。

意梅嫂嫂的話就像咒語一樣，一直在我耳邊環繞。

「囡仔人，黑白亂講，阿貴，不要放在心上。」姐夫紅著臉，點點頭。

哼！假惺惺！

我斜睨了姐夫一眼，不看還好，越看他越不順眼。「我不吃了，我要出去。」我扔下西瓜，跛著拖鞋就往門外衝。

轉身關門的時候，發現姐夫呆愣愣的望著門口，若有所思。

× × × × ×

禮拜六下午，我到姐姐家，正聊得高興時，姐姐突然臉色發白，抱著肚子直叫痛，我看她嘴唇發青，額頭手腳都在冒冷汗，站都站不起來，趕緊打電話叫救護車。

姐姐被送進急診室裡急救，我在外面急得六神無主，這時突然有人叫我：

「真勳！」

姐夫？！

「你怎麼在這裡？」我才想問你呢！我還沒通知你，你怎麼知道要來這裡？

「姐肚子痛現在在裡面急救。」

「什麼？」姐夫嚇呆了，抓著我的手臂一直問。問屁啊？姐還在急救，誰知道她是什麼病？倒是你，壯得跟牛一樣，大白天的跑到醫院來幹嘛？

大白天跑到醫院來？

我悚然一驚！

「你沒事到醫院來幹嘛？」姐發病時，家裡只有我一個人，我什麼人都還沒通知，姐夫怎麼會知道要到醫院來？！

「我……。」他愣了一下，開始支吾起來，表情很尷尬，似乎有難言之隱。

賤人！

一定又是來醫院找那個雞爪相好！

我用力甩開他的手，一臉嫌惡。

姐夫沈默的站在一旁，愣愣的看著貼著『急診室』的玻璃門。

等了許久，玻璃門開了。

「哪一位是王貞綾的家屬？」

「我是。」我跟姐夫同時回應，我瞪了他一眼。

「醫生，我姐是什麼病？」我搶先一步提問，姐夫才開口，剛到嘴邊的話又硬生生的吞回去。

「腎臟發炎。」醫生接過病歷：「病人有中毒的現象，是不是吃了什麼來路不明的東西？」

「沒有吧？」我一時想不起來，姐夫問：「是什麼樣的東西中毒？食物還是藥物？」

「這個，要再進一步檢查才能確定。病人有吃什麼奇怪的東西嗎？」

「中藥會嗎？」中藥？姐怎麼又亂吃中藥？

「什麼樣的中藥？」醫生皺起眉，盯著姐夫。姐夫不安的搓著手：「我也不清楚……不過家裡還有剩下的，我再拿來給你看好了。」

「好。病人現在還很虛弱，你們還不能進去看她。請到服務台幫她辦住院。」姐夫點點頭，迅速到服務台幫姐姐辦手續。

× × × × ×
姐姐差點腎衰竭。

她吃的中藥，是姐夫的爸爸拿給她的，說是『包生子』的祖傳秘方。經過化驗，裡面含有大量的汞。

爸媽一接到電話，立即南下台中照顧姐姐，得知姐姐腎臟發炎的原因，在病房裡看到姐夫的爸爸媽媽，四個老人都覺得沒來由的尷尬。

我只要沒課，就會到醫院陪姐姐。姐姐復原得很快，只是，我雖然很不滿她隨便亂吃藥，但當著她也不好說什麼。

今天維倫陪我到醫院的時候，姐姐已經在睡午覺了。我們一起走出病房，想到要幫敬文換健保卡，便信步往服務台走去。

換好卡，維倫突然拉住我，暗暗往大廳指了指。

幹！

林恆貴又跟那個雞爪女在一起！

只是，這次還光明正大的坐在大廳裡！

過份！

姐姐爲了要幫他們姓林的傳宗接代，吃那些來路不明的東西差點吃到掛掉，而林恆貴這個王八蛋，居然光天化日的跟雞爪女在醫院大廳眉來眼去？！

幹！

我氣得全身發抖，一步一步踱到他們背後。維倫拉不住我，勸又勸不聽，只得跟著我過去，他緊抓著我的手，怕我動手打人。

「唉唉……你不要怨，這一切都是命……」雞爪女喟嘆著，伸手拍拍林恆貴的肩膀。哼！姦夫淫婦！

我握緊拳頭，正想對準林恆貴用力 K 下去，維倫制止不了正要大叫……

「先生，麻煩讓一下！」身後突然來了一個坐輪椅的病患，姐夫聞聲回過頭，看到我嚇了一跳：「真勳？！」

我惡狠狠的瞪著他：「你沒有資格叫我的名字！不要臉的下三濫！」

說完，頭也不回的離開。

只是彷彿每一步，都踩在姐姐的心上。

× × × × ×

一直到姐姐出院，都沒有人知道我在醫院大廳罵姐夫的事。

姐姐還是規定我假日到她家報到，我看到姐夫都不理會，他也不敢叫我，只是很客套的笑。

我看到他笑，就想一拳把他的臉給打歪！

冷凍的氣氛持續了好幾個禮拜。

我藉口下禮拜要期中考，更是一到姐姐家就把自己關在客房裡不出來，我才不想勉強自己跟那種人打交道，只是礙著姐姐，忍了下來。姐姐好像沒有發現我跟姐夫之間橫互著異常冰冷的空氣，仍然跟以前一樣招呼我。

晚上 K 微積 K 到半夜才唸了兩頁，那本該死的原文書害我光是查字典就查掉幾個小時，更過份的是，翻譯全都寫上去了，題目還是看不懂！每次小考都考得人心惶惶，維倫說得真好，『微積分』應該改名叫『危機分』才對！

我抓著頭髮咬著筆桿，徒勞無功的盯著書，越看越火大，決定起身到廚房喝水，涼快一下。經過姐姐房間時，看到姐姐趴在姐夫肩上哭，姐夫拍著姐姐的肩，一直說：「對不起、貞綾，我對不起你……」。

我腦中轟然響過意梅嫂嫂的話！一定是了，姐夫一定是嫌姐姐沒生小孩，在外面亂來，現在外面那個女人找他攤牌了！一定是那個在醫院被我抓包兩次的雞爪女！一定是她！過份！下流！無恥！卑鄙！不要臉！

我三步併兩步衝進去，一把拉開姐姐，姐姐滿臉淚痕驚愕地望著我，我扯住姐夫的衣領掄起拳頭就要揍下去，眼前突然閃過一張紙。

我彷彿遭到雷殛一樣，呆楞楞站著，姐夫的衣領從我手裡滑落，姐夫的哭聲在房裡蔓延開來……。

× × × × ×

姐姐這輩子，大概沒有機會做媽媽了。

姐夫的身體檢查報告上，清晰而尖銳地印著三個大字：無精蟲。